

都城紀勝
釣磯立談

一



棟亭十二種

辛酉八月

松濤題



辛酉八月上海古書流通處景印

序



古者立言之士志在不朽卒至煙沉霧滅不能傳世而行遠者非必其書之不善以無人為之刊布也吾觀古今著述多矣然自漢隋而下見之史家著錄者往往有空存其目之歎語曰莫為之後雖美弗傳然則蒼葦羣籍授之梓人有功前賢人或比之於掩骼埋糞者豈宜譽哉誠知其為惠匪淺也棟亭十二種者康雍時曹子清先生所刻也先生名寅奉天人官至通政使江甯織造家富藏書其可知者魏鶴山毛詩要義樓攻媿文集則宋槧本也又多鈔本如

石刻鋪叙宋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太平寰宇
記春秋經傳闕疑三朝北盟會編後漢書年表
崇禎長編則皆鈔自曝書亭蓋先生與朱竹
垞交契因得錄其副本者也顧自來藏書家獲
一珍笈秘不示人其究也絳雲一炬盡付灰燼良可慨
惜先生以為藏書不如刻書於是彙刊此十二種期
以流傳於世雖其間硯箋琴史諸書僅足備藝術
之用然皆宋元人遺製世不經睹先生之發潛闡
微霑逮來學有足多矣吾聞先生服官十餘年
其生平政績無可考見獨留此十二種彙編以流聲
後來昔者魏文有云年壽有時而盡榮祿止乎其

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嗚呼人生
天壤間不克以功德彰著於世網羅散佚俾我之姓
名相附而益顯斯豈可忽乎哉棟亭者先生父於
白門使院手植棟樹數株因結亭其間顏曰棟亭先
生追念手澤嘗屬諸名人賦之遂亦取以自號者也陳
君立炎設書籍鋪於滄濱名曰古書流通處往者
曹倦圃氏嘗著有流通古書約矣其言曰人竭一生
心力辛苦成書大不易事渺千百歲崎嶇兵攘劫
奪之餘僅而獲免可稱至幸又幸而遇賞音者知
蓄之珍之謂當繡梓流行否亦廣諸好事計不出
此使單行之本寄篋筍為命稍不致慎形迹永絕只

以空名挂目錄中自非與古人深仇重怨不應若尔
是蓋歎息痛恨於好古之家愛護所有不能使山
潛冢秘藏行人間勅為此約所以望後之君子聞風
接響而起咸知以表章散佚為身任也今立炎取棟
亭十二種與知不足齋焚書重為付印則其流通載
籍可謂名實相副矣豈不善哉余雖不文故樂為
之序云辛酉中元節吳興劉承幹書於歌浦之
嘉業堂



棟亭十二種總目

都城紀勝一卷

宋耐得翁

釣磯立談一卷

唐史虛白

墨經一卷

宋晁說之

法書攷八卷

元盛熙明

硯箋四卷

宋高似孫

琴史六卷

宋朱長文

梅苑十卷

宋黃大興

禁扁五卷

元王士點

聲畫集八卷

宋孫紹遠

後村千家詩選二十二卷

宋劉克莊

糖霜譜一卷

宋王灼

錄鬼簿二卷

元鍾嗣成

古書流通處借南陵徐

氏藏棟亭原刻本景印

棟亭藏本

都城紀勝

揚州詩局重刊

古書流通處借南
陵徐氏藏本影印

都城紀勝序

聖朝祖宗開國就都於汴而風俗典禮四方仰
自高宗皇帝駐蹕於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
師其過十倍矣雖市肆與京師相侔然中興已百餘年
列聖相承太平日久前後經營至矣輻輳集矣其與中
興時又過十數倍也且洛陽名園記後論有云園囿之
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況中興行都東南之盛為今
日四方之標準車書混一人物繁盛風俗繩厚市井駢
集豈昔日洛陽名園之比僕遭遇明時寓遊京國目覩
耳聞殆非一日不得不為之集錄其已於圖經志書所
載者便不重舉此雖不足以形容太平氣象之萬一亦

髮髻名園記之遺意焉但紀其實不擇其語獨此爲媿
爾時宋端平乙未元日寓灌圃耐得翁序

都城紀勝目錄

市井

諸行

酒肆

食店

茶坊

四司六局

瓦舍衆伎

社會

園苑

舟船

鋪席

坊院

閑人

三教外地

都城紀勝

井市



灌圃耐得翁

自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
 北早間珠玉珍異及花果時
 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於此以至朝天門
 清河坊中瓦前灞頭中官巷口棚心眾安橋食物店鋪人
 煙浩穰其夜市除大內前外諸處亦然惟中瓦前最勝
 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間無異其餘坊巷市井
 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
 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如遇元
 宵猶盛排門和買貨民居作觀玩幕次不可勝紀隆興間

高廟與六宮等在中瓦相對今修內司染坊看位觀孝宗皇帝孟享迴就觀燈買市簾前排列內侍官帙行堆垛見錢宣押市食歌叫支賜錢物或有得金銀錢者是時尚有京師流寓經紀人市店遭遇者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張家糰子若遇車駕行幸春秋社會等連簷竝壁幕次排列此外如執政府牆下空地舊名南倉前諸色路岐人在此作場尤為駢闐又皇城司馬道亦然候潮門外殿司教場夏月亦有絕伎作場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場之人如大瓦肉市炭橋藥市橋園亭書房城東菜市城北米市其餘如五間樓福客糖果所聚之類未易縷舉

諸行

市肆謂之行杭音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為行雖醫卜亦有職醫尅擇之差占則與市肆當行同也內亦有不當行而借名之者如酒行食飯行是也又有名為團者如城南之花團泥路之青果團江下之鰲團後市街之柑子團是也其他工伎之人或名為作如篋刃作腰帶作金銀鍍作釵作是也又有異名者如七寶謂之骨董行浴堂謂之香水行是也大抵都下萬物所聚如官巷之花行所聚花朵冠梳釵環領抹極其工巧古所無也都下市肆名家馳譽者如中瓦前鞦兒水雜賣場前甘豆湯如戈家蜜棗兒

官巷口光家羹大瓦子水果子壽慈宮前熟肉錢塘門
外宋五嫂魚羹湧金門灌肺中瓦前職家羊飯彭家油
靴南瓦宣家台衣張家糰子候潮門顧四笛大瓦子丘
家筆策之類

酒肆

除官庫子庫脚店之外其餘皆謂之拍戶有茶飯店謂
兼賣食次下酒是也但要索喚及時食品知處不然則
酒家亦有單于_子牌面點選也 包子酒店謂賣鵝鴨包
子四色堯子腸血粉羹魚子魚白之類此處易為支費
宅子酒店謂外門面裝飾如仕宦宅舍或是舊仕宦
宅子改作者 花園酒店城外多有之或城中做學園

館裝折 直賣店謂不賣食次也 散酒店謂零賣百
單四七十七五十二三十八并折賣外坊酒門首亦不
設油漆杈子多是竹柵布幕謂之打椀遂言只一杯也
却不甚尊貴非高人所往 菴酒店謂有娼妓在內可
以就權而於酒閣內暗藏臥牀也門首紅椀子燈上不
以晴雨必用箬蓋之以為記認其他大酒店娼妓只
伴坐而已欲買權則多往其居 羅酒店在山東河北
有之今借名以賣渾頭遂不貴重也 酒家事物門設
紅杈子緋緣簾貼金紅紗椀子燈之類舊傳因五代郭
高祖遊幸汴京潘樓至今成俗酒閣名為廳院若樓上
則又或名為山一山二山三之類牌額寫過山非特有

山謂酒力高遠也。大凡入店不可輕易登樓上閣，恐飲燕淺短，如買酒不多，則只就樓下散坐，謂之門牀馬道。初坐定，酒家人先下看菜，問買多少，然後別換菜蔬，亦有生疎不慣人，便忽下筯被笑多矣。大抵店肆飲酒，在人出著如何，只如食次，謂之下湯水，其錢少止百錢，五千者謂之小分下酒。若命妓，則此輩多是虛駕驕貴，索喚高價，細食全要出著，經慣不被所侮也。如煮酒，或有先索到十瓶，逐旋開飲，少頃只飲五六瓶，佳者其餘退回，亦是搜弊之一訣。

官庫則東酒庫曰大和樓，西酒庫曰金文庫，有樓曰西樓，舊有樓攻媿書榜，後為好奇者取去。南酒庫曰昇暘宮樓，曰和樂樓，北酒庫曰春風樓，正南樓對吳越兩山，南上酒庫曰和豐樓，西子庫曰豐樂樓，在今湧金門外，乃舊楊和王之聳翠樓，後張定叟兼領庫事，取為官庫。正跨西湖對兩山之勝，西子庫曰太平樓，中酒庫曰中和樓，南外庫在便門外，東外庫在崇新門外，此外庫在湖州市，有樓曰春融樓，其他則有西溪并赤山九里松酒庫，其中和和樂和豐並存御街，其太平太和因回祿後，其樓悉廢。若欲賞妓，往官庫中點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隱庇推托，須是親識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

天府諸酒庫，每遇寒食節前，開沽煮酒，中秋節前後，開沽新酒，各用妓弟乘騎作三等裝束，一等特髻大衣。

者 二等冠子帑背者 三等冠子衫子襠袴者前有
小女童等及諸社會動大樂迎酒樣赴府治呈作樂呈
伎藝雜劇三盞退出於大街諸處迎引歸庫

食店

都城食店多是舊京師人開張如羊飯店兼賣酒凡點
索食次大要及時如欲速飽則前重後輕如欲遲飽則
前輕後重 重者如頭羹 石髓飯 大骨飯 泡飯 軟羊 浙米飯 輕者如煎事件 托胎 爛房 肚尖 肚脰 腰子之類 南食
店謂之南食川飯分茶蓋因京師開此店以備南人不
服北食者今既在南則其名誤矣所以專賣麵食魚肉
之屬如 鋪羊麵 盒生麵 姜撥刀 鹽煎麵 鮮魚桐皮麵 下至 撥刀雞 抹肉淘 肉蕪淘 菜子 鰕燥子麵 帶汁煎 皆
是也若欲索供逐店自有單子牌面 飽饅店

專賣 大燠 燥子飽 餅 餛飩 菜麵店專賣 菜麵 莖淘 血臟麵 素菜 子 經帶 或有撥刀 冷淘 此處

不甚尊貴非待客之所 素食店賣 素簽 頭羹 麵食 乳鹽 河鮑 脯煇 元魚

夙麩筍乳葦飲食充齋素筵會之備 衢州飯店又謂

之悶飯店蓋賣盒飯也專賣家常 鰕魚粉羹魚 麵蝴蝶之屬 欲求鹿醜飽者

可往惟不宜尊貴人

市食點心涼暖之月大槩多賣 豬羊雜煎 煤 剝子 四色饅頭 灌 脯灌腸 紅煠薑豉 蹄子肘件

之 夜間頂盤挑架者如 鶴鶉餛飩兒 焦鎚 羊脂莖餅 餅 餛飩 春 餅 旋餅 饘沙糰子 宜利少 獻資糕

之類 遍路歌叫都人固自為常若遠方僻土之人乍見

之則以為稀遇其餘店鋪夜市不可細數如豬胰胡餅

自中興以來只東京臙三家一分每夜在太平坊巷口

近來又或有倣之者大抵都下買物多趨有名之家如

昔時之內前下家從食街市王宣旋餅望仙橋糕麩是也如酪面亦只後市街賣酥賀家一分每箇五百貫以新樣油餅兩枚夾而食之此北食也其餘諸行百戶亦如此市食有名存而實亡者如瓠羹是也亦有名亡而實存者如甕羹今號蓋麵是也又有誤名之者如呼熟肉為白肉是也蓋白肉白是砧壓去油者又有專賣小兒戲劇糖果如打嬌惜蝦鬚糖宜娘打鞦韆稠餈之類

茶坊

大茶坊張挂名人書畫在京師只熟食店挂畫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冬天兼賣播茶或賣鹽豉湯暑

天兼賣梅花酒紹興間用鼓樂吹梅花酒曲用旋杓如酒肆間正是論角如京師量賣茶樓多有都人子弟占此會聚習學樂器或唱叫之類謂之挂牌兒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湯為正但將此為由多下茶錢也又有一等專是娼妓弟兄打聚處又有一等專是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處謂之市頭水茶坊乃娼家聊設桌凳以茶為由後生輩甘於費錢謂之乾茶錢提茶瓶即是趁赴充茶酒人尋常月旦望每日與人傳語往還或講集人情分子又有一等是街司人兵以此為名乞見錢物謂之齷茶

四司六局

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皆可辦也帳設司專掌仰塵繳壁卓幃搭席簾幕罌魚屏風繡額書畫簇子之類

司專掌打料批切烹炮下食調和節次 茶酒司專掌賓

客茶湯暖盪篩酒請坐諮席開盞歇坐揭席迎送應干

節次 臺盤司專掌托盤打送齋擎勸酒出食接盞等

事 果子局專掌裝簇盤釘看果時果準備勸酒 蜜

煎局專掌糖蜜花果鹹酸勸酒之屬 菜蔬局專掌甌

釘菜蔬糟藏之屬 油燭局專掌燈火照耀立臺剪燭

壁燈燭籠裝香簇炭之類 香藥局專掌藥櫟香球火

箱香餅聽候索喚諸般奇香及醒酒湯藥之類 排辦

局專掌挂畫插花掃灑打渲拭抹供過之事 凡四司

六局人祇應慣熟便省賓註一半力故常諺曰燒香點

茶挂畫插花四般閑事不評評戾家若其失忘支節皆是

祇應等人不學之過只如結席喝犒亦合依次第先廚

子次茶酒三樂人

瓦舍眾伎

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於何時但在京師時甚

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地 散

樂傳學教坊十三部唯以雜劇為正色舊教坊有箏篋

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

色舞旋色歌板色雜劇色參軍色色有色長部有部頭
上有教坊使副鑄轄都管掌儀範者皆是命官其諸部
分紫緋綠三等寬衫兩下各垂黃義襴雜劇部又戴諱
裏其餘只提帽子幞頭以次又有小兒隊并女童採蓮
隊又別有鈞容班今四孟隨在駕後乘馬動樂者是其
故事也紹興三十二年省廢教坊之後每遇大宴則撥
差臨安府衙前樂等人充應屬修內司教樂所掌管教
坊大使在京師時有孟角球曾撰雜劇本子又有葛守
城撰四十大曲詞又有丁仙現捷才知音紹興間亦有
丁漢弼楊國祥雜劇中末泥為長每四人或五人為
一場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豔段次做正雜劇通名

為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
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大
抵全以故事世務為滑稽本是鑒戒或隱為諫諍也故
從便跣露謂之無過蟲

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八曲說唱細
樂比之教坊大樂則不用大鼓杖鼓羯鼓頭管琵琶等
也每以簫管笙箏稽琴方響之類合動小樂器只一
二人合動也如雙韻合阮咸稽琴合簫管箜篌合葫蘆
琴單撥十四弦吹賺動鼓板渤海樂一拍子至於拍番
鼓子敲水盞鑼板和鼓兒皆是也今街市有樂人三五
為隊專趕春場看潮賞芙蓉及酒坐祇應與錢亦不多

謂之荒鼓板 清樂比馬後樂加方響笙笛用小提鼓其聲亦輕細也

淳熙間德壽宮龍笛色使臣四十名每中秋或月夜令獨奏龍笛聲聞於人間真清樂也 唱叫小唱謂執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輕殺故曰淺斟低唱與四十大曲舞旋為一體今瓦市中絕無 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一體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 叫聲自京師起撰因市井諸色歌吟賣物之聲採合宮調而成也若加以嘌唱為引子次用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影帶無影帶者名散叫若不上鼓面祇敲盞者謂之打拍 唱賺在京師

口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為纏令引子後只以兩腔

遞且循環間用者為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因聽動

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揚處是也遂撰為賺

賺者悞賺之義也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是不

宜為片序也今又有覆賺又且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

騎之類凡賺最難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

曲叫聲諸家腔譜也

雜扮或名雜旺又名紐元子又名技和乃雜劇之散段

在京師時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為山東

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

百戲在京師時各名左右軍竝是開封府衙前樂營

相撲爭交謂之角觝之戲別有使拳自為一家與相撲
曲折相反而與軍頭司大士相近也 踢弄每大禮後

宣赦時搶金雞者用此等人上竿打筋斗踏蹺打交鞦

脫索裝神鬼抱鑼舞判舞斫刀舞蠻牌舞劔與馬打球

并教船水鞦韆東西班野戰諸軍馬上呈驍騎北人乍柳街市

轉焦髓為一體 雜手藝皆有巧名踢瓶弄碗踢磬弄

花鼓搥踢墨筆弄球子樛築球弄斗打硬教蟲蟻及魚

弄熊燒煙火放爆仗火戲兒水戲兒聖花撮藥藏壓藥

法傀儡壁上睡小則劇術射穿弩子打彈攢壺瓶即古

壺手影戲弄頭錢變線兒寫沙書改字打彈攢壺瓶即古

起於陳平六奇解圍杖頭傀儡水傀儡肉傀儡以小兒後輩為之凡傀儡敷演

煙粉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

崖詞大抵多虛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之類是也影

戲 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鏤後用彩色裝皮

為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

雕以正貌姦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於市俗之眼

戲也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

怪傳奇 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

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 說經謂演說佛書 說叅

請謂賓主叅禪悟道等事 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

傳興廢爭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

代故事頃刻間提破 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

事 商謎舊用鼓板吹賀聖朝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
社謎本是隱語 有道謎來客念隱語說 正猜來客 下套商者以
以者譏之 貼套貼智 走智改物類以 橫下許旁 問因商者喝 調爽物類相
及名對智 貼套思索 走智困猜者 橫下人猜 問因問句頭 調爽作假
難猜以 定其智

社會

文士則有西湖詩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
夫及寓居詩人舊多出名士 隱語則有南北屋齋西
齋皆依江右謎法習詩之流萃而為齋 又有蹴鞠打
球社川弩射弓社 奉佛則有上天竺寺光明會皆城
內外富家助備香花燈燭齋襯施利以備本寺一歲之
用 又有茶湯會此會每遇諸山寺院作齋會則往彼

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 城中太平興國傳法寺
淨業會每月十七日則集男士十八日則集女人入寺
諷經聽法歲終則建藥師會七晝夜 西湖每歲四月
放生會其餘諸寺經會各有方所日分每歲行都神祠
誕辰迎獻則有酒行 錦體社八仙社漁父習集閑社神
鬼社小女童像生叫聲社遏雲社奇巧飲食社花果社
七寶考古社皆中外奇珍異貨馬社豪貴緋綠清樂社
此社風流最勝

園苑

在城則有萬松嶺內貴王氏富覽園三茅觀東山梅亭
慶壽菴 褚家塘 御東園孫瓊清湖北慈明殿園楊府

秀芳園張府北園楊府風雲慶會閣 城東新開門外

則有東御園今名富景園 五柳御園 城西清波錢湖門外聚

景御園舊名西園 張府七位曹園南山長橋則西有慶樂御園

舊名南園 淨慈寺前屏山御園雷峰塔前張府真珠園內有高寒堂極麗

華嚴寺園霍家園方家船劉園北山則有集芳御園四聖

延祥御園西湖勝地惟此為最 下竺寺御園 錢塘門外則有柳巷

楊府雲洞園西園劉府玉壺園四并亭園楊府水閣又

具美園又飲綠亭裴府山濤園趙秀王府水月園張府

凝碧園孤山路口內貴張氏總宜園德生堂放生亭新

建白公竹閣表樞尹天府就寺重建 汾蘇堤新建先賢堂園本裴氏園表樞新建

又有三賢堂園本新亭子表樞於水仙王廟移像新建 九里松嬉遊園天府酒庫 湧金門

外則有顯應觀西齋堂張府泳澤園慈明殿環碧園舊是清暉

御園 大小漁莊其餘貴府富室大小園館猶有不知其名

者 城南嘉會門外則有玉津御園虜使時射弓所 又有就包山

作園以植桃花都人春時最為勝賞惟內貴張侯壯觀

園為最城北北關門外則有趙郭家園東西馬城諸園

乃都城種植奇異花木處

舟船

行都左江右湖河運通流舟船最便而西湖舟船大小

不等有一千料約長五十餘丈中可容百餘客五百料

約長三二十丈可容三五十餘客皆奇巧打造雕欄畫

棟行運平穩如坐平地無論四時常有遊玩人賃假舟

在鋪席後

中所須器物一一畢備但朝出登舟而飲暮則徑歸不勞餘力惟支費錢耳其有貴府富室自造者又特精緻耳西湖春中浙江秋中皆有龍舟爭標輕捷可觀有金明池之遺風而東浦河亦然惟浙江自孟秋至中秋間則有弄潮者持旗執竿狎戲波濤中甚為奇觀天下獨此有之

鋪席

都城天街舊自清河坊南則呼南瓦北謂之界北中瓦前謂之五花兒中心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御街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餘家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架錢此錢備入納算請鈔引并諸作匠爐鞴

在園苑後

紛紜無數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謂之珠子市頭如遇買賣動以萬數間有府第富室質庫十數處皆不以貫萬收質其他如名家綵帛鋪堆上細疋段而錦綺縑素皆諸處所無者又如廂王家絨線鋪自東京流寓今於御街開張數鋪亦不下萬計又有大小鋪席皆是廣大物貨如平津橋汳河布鋪扇鋪溫州漆器鋪青白碗器鋪之類且夫外郡各以一物稱最如撫紗洪扇吳綾之類都會之下皆物所聚之處況夫人物繁夥客販往來至於故楮羽毛扇牌皆有行鋪其餘可知矣

坊院

柳永咏錢塘詞云參差一萬人家此元豐以前語也今

中興行都已百餘年其戶口蕃息僅百萬餘家都城之南西北三處各數十里人煙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見行都繁盛而城中北關水門內有水數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於水次起送塌坊十數所每所為屋千餘間小者亦數百間以寄藏都城店鋪及客旅物貨四維皆水亦可防避風燭又免盜賊甚為都城富室之便其他州郡無此雖荆南沙市太平州黃池皆客商所聚亦無此等坊院

閑人

本食客也古之孟嘗門下中下等人但不著業次以閑事而食於人者

有一等是無成子弟失業次人頗能知書寫字撫琴下碁及善音樂藝俱不精專陪涉富貴家子弟遊宴及相伴外方官員到都幹事其猥下者為妓家書寫簡帖取送之類

又有專以參隨服事為生舊有百事皆能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動樂器雜手藝唱叫白詞相席打令傳言送語弄水使拳之類竝是本色

又有專為棚頭又謂之習閑凡擎鷹駕鷄調鶉鴿養鶴鶉鬪雞賭博落生之類

又有是刀鐮手作人長於此態故謂之沙兒取過水之意也此等刀鐮專攻街市宅院取奉郎君子弟幹當雜

事說合交易等

又有趕趁唱喏者探聽妓館人客及遊湖賞翫所在專以獻香送勸為由覓錢贍家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多呈本事必得而後已但在出著發放如何也

〔三教外地〕

都城內外自有文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餘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遇大比之歲間有登第補中書選者凡佛寺自諸大禪刹如靈隱光孝等寺律寺如明慶靈芝等寺教院如大傳法慧林慧因等各不下百數所之

外又有僧尼解院菴舍白衣社會道場奉佛處所不可勝紀若大寺院有所營修則於此地招集前去助緣其間有精修能事者

凡道流自御前香火太乙宮延祥觀等及諸宮觀道館之外則有諸府第道堂如靈應希夷之類道院皆係捨俗道人及

接待外路名山洞府往來高士而時有神仙應緣現跡異人自有紀載爾

昔至治昭陽大淵獻歲青陽孟陬月哉生明正齋誌

都城紀勝終

棟亭藏甫丙戌九月
重刊于揚州陳陳

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三四合為一帙子目為十八陽杭州府
五十二三錢唐所載為西湖老人繁勝錄一卷而得翁都
城紀勝一卷昔年余得之徽肆旋歸入函若樓當時曾
託董綬全同牙錄一副本今偶檢篋笥得之取校曹
刻則字短帳中改正至六十餘字考此書自元明以來未
見傳本凡世間鈔刻皆從大典錄考余目見原帳幸得
正其舛繆循是公論則古未鴻篇鉅帙其沾泥踵繆而
莫從糾勘者可勝道哉

丁卯十二月十二日傳增湘記於藏園之長春室

戊辰二月三日以明鈔說集校閱之得異字二十餘其標名為古杭夢
游錄卷中缺文甚多乃得通勘為之帳

棟亭藏本

釣磯立談

揚州詩局重刊

古書流通處借南
陵徐氏藏本影印

釣磯立談



史虛白

史虛白



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有黃冠
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挂一木刻為鯉魚形自云
鍾離人也行歌^謠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為角濠梁鯉魚^始金
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如為人又云橫排三
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金為甚竿頭挑着走世間難
遇識魚人^其他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
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海鯉魚
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
驗

叟曰魚與李聲相通也魚而肉角則龍矣雖以金刻
鱗猶為魚也江南雖為強國而以偏霸終焉

烈祖初得政盡反知訓之所為接御士大夫曲加禮敬
躬履素朴去浮靡而又寬刑勤理孜孜不倦是時方鎮
爭雄事資彈壓烈祖視聽不妄指擣中節居平常自號
曰政事僕射高位重爵推與宿舊故得上下順從人無
異意齊臺之建擢宋齊丘為左右丞相於其所居第旁
創為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關徼物色北來
衣冠凡形狀奇偉者必使引見語有司采求隨即陞用
聽政稍暇則又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歡而罷了無
貧富貴賤之隔以此二十年間委曲庶務無不周知與

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事獻山水畫障詩云須知手
筆安排定不患山河整頓難及將受禪頭陀范志嵩賦
月詩云徐徐東海出漸漸到亭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
處無槩以是言之人之與能也有自來矣是以吳社遷
換而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蓋盛德之所移故也

叟曰峻極之山神明憑依鬱蒼之丘雲氣出焉凡水
之有旋流波者必生脩鱗帝王之量其亦有以異人
者矣嘗試觀孝宗高皇帝其總收權綱延接羣哲當
國匪解敦守純朴雖漢之高光不是過也徒以其崎
嶇偏佐之國地勢不便加以天之付畀自有限量只
是遠圖之所就僅足以稱霸而已惜夫

武義中有童謡云江北楊花飛作雪江南李樹玉團枝
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及烈祖受禪其日
白雀翔於庭郡國符瑞言者可以數計其最著者江西
楊花為李鮒川李樹生連理於是殲下還宗之議初立
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圓丘必祀之夕廼孟夏上旬月至
三鼓當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柴燎畢乃沒太史奏
言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為異事

叟嘗見長老相與言頗有疑以為未必然者其意蓋
以謂南唐在六合間才數州之境詎得天應以禳祥
如是之審也叟辯之曰人之精誠上下感假旦晝之
所接精禋之所交亦何所不有昔衛先生畫長平之

策而太白貫月燕丹謀秦而白虹貫日魯陽揮戈而
義輪輟御宋景公一言之善而法星退舍以至柳起
上林石立太山赤伏登漢金雌讖晉或曲為一姓或
專繇一人亦有庶女含冤而赤地千里隕霜殺菽匹
夫致孝而魚躍冰開冬生竹萌近世馬人裕之生也
紫氣充庭盧文進出軍失律而黑蟒擁膝及其殃也
赤氣宵騰有星落如杯桃景晝寢而丹蛇游於觀準
之間王輿夢星之警而幾斃於飛石凡此數者位不
過將帥然猶矜矜昭彰又况胙土開國五十年中岨
起江表為人神主對越上下者耶
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爭城廣地使人肝腦

約幾立談

三

異處膏塗草野是以執吳朝之政僅將一紀才一拒越師所謂不得已而用之及受禪年兩江土寓北諸侯最廣兵力勇盛氣可以吞噬謀臣桀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曰內讌坐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則裂前哲之元龜予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其後錢塘大火宮室器械爲之一室宋齊丘乘間進言曰夫越與我唇齒之國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虔劉我邊鄙污濁我原泉股不附髀終非我用今天實棄之我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勿失機爲後世憂烈祖愀然久之曰疆域雖分生齒理一人各爲主其心未離橫生殺戮朕所弗忍且救災睦隣治古之

道朕誓以後世子孫付之於天不願以力營也大司徒其勿復以爲言於是特命行人遺之金粟繒綺蓋車馬相望於道焉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緡七百餘萬吾棄代後汝善和隣好以安宗祐爲意不宜襲隋煬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于時中外寢兵耕織歲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風采元宗之初尚守先訓改元保大蓋有止戈之旨三四年間皆以爲守文之良主會元老去位新進後生用事爭以事業自許以謂盪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熒惑移於多口由是構怨連禍蹙國之勢遂如削朘其後宋齊丘復起於遷謫之中謀爲自固更相唱和兵結而

不得解矣未及十年國用耗半有杜昌隣者經事永陵還自外鎮復領計司撫按大慟曰國事去矣夫鴻鵠養護六翮將至千里今拔取之以傅斤鷄寧不使人恨恨也

叟嘗笑諸葛孔明號稱王佐才然不知地小人單窮兵不休兩川之人坐是不聊生忠則忠矣安所事智今江南壤地毛瘠薄土泉不沒其人輕佼剽悍不能耐久中國非所敵也自由宇宙以來未有偏據而可以成大功者稽考永陵之心夫豈不欲以并包席卷為事聊顧其所處勢有未便故也有如孫陳之季皆區區不度以至魚爛由是言之江表五十年間父不

哭子兄不喪弟四封之內安恬舒嬉雖流離僑寓之人亦獲其安堵也弗天弗橫以得及真人之期吁烈祖為有大造於斯土也明矣

周世宗伐淮之歲建陽孟貫於駕前獻所業其首篇貽棲隱峒章先生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宣見問貫曰朕伐罪弔民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它人應不汝容矣

叟以謂孟貫小生不知所以邀說萬乘之道而世宗皇帝亦不得不為失辭古訓有之師以直為壯曲為老又魏絳之辭曰師眾以順為武王者之師有不出則已矣其舉事也沛如時雨之將至百嘉仰之以生

焉夫人胥仰之以生則孰肯爲敵而輸死江南初未有失德也徒以連叛臣而致討且疆場之故一彼此亦胡可勝言迺如周之本謀但規取淮壤而借此以爲之辭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聲之所馳無翼而能飛方將幸人之不知弗可得也頃見故老猶能言淮上事周師之出也畝無棲糧廩無留藏卷地以往視之如土芥墳墓圯毀老幼係縲墟落之地皆腐骨填里鼓絕鄉殆無炊煙於是自邗溝以北皆羣聚而成團糊紙以爲甲壞鋤耰以爲器因廢壘以爲固官軍與之對則往往折北是以劉仁贍以死守壽春人相啖食而城卒不肯下孫忌睢盱於樓車之上不

顧身首異處違詔而致其區區之忠爲人臣有如此二人者可以與古烈士比會不標異以獎薄俗而俱從顯戮文武之師固如是乎當此之時人心踴躍然南首以冀會李代君臣失謀橫生嫌間其兵出不返望旗而先潰然且鑾輿再駕而僅足以成割江之計所謂楚則過矣齊未爲得也顧豈如甲戌之師刀不劔而一國歸命焉詩云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正斯之謂歟

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聽計售遂開五十三州之業宗祀嚴配不改唐舊可爲南國之宗臣矣及世事移改新用事者爪距銛銳方曹起而朋擠之當其弔影於九

金瓶梅詞話
卷之五
峯之底所謂幾瀕於死地一旦微得政柄內顧根柢失據危而易搖因墮其初心而更思所以自完計首開拓境之說規以矜企動上心於是南生楚隙西結越釁晚舉全國之力而頓兵於甌閩堅壁之下飛輓芻粟徵發徭戍四封之內爲之騷然鍾山李公建勲爲賦詩粟多未必爲全策師老須防有伏兵之句蓋切中於當時之病李宗坐是不競而子嵩之名亦因以隕悲夫

叟嘗謂顏垣夷塹何有於污墁毀冕裂弁孰施於面目正子嵩之謂矣且古之欲固其位者亦何所不爲女寵婦謁所以蕩其情也田獵燕游所以耗其志也爲落落不合所以開其矜夸也爲戰鬪危事所以胥

其畏怯也人君倘不自覺知未有不隨其計中者竊嘗譬之一國之有君猶心之宅百體也苟一體之不密則膚腠受邪而病氣干其正矣病氣干其正日以漸靡而曾不知懼猶且表表自喜以爲完人其可也耶有如子嵩者其生平志業蓋以孔明茂弘爲不足法至其晚節末路乃乘人主膚缺之隙而危爲一竅之邪鄙哉斯人也古語不云乎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抑謂是也夫

邊南院之始爲將也愛其士卒分甘絕苦其所過之地秋毫不犯出入城邑整齊而有容時人從而目之曰邊菩薩望其旄纛之所指舉欣然相告曰是庶幾其撩理

我也及其既耄則威不克愛綱紀紊亂玩侮缺瀆禁約
不勝時人又從而目之曰邊和尚望其旄纛之所指舉
疾視而相告曰是缺者無寧其浼我也

叟曰夫愛憎之實既貿於區中則毀譽之形必遷於
外次譬之龜焉灼其中者又見於兆矣古語云愛其
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夫烏之所集
其屋必潤儲胥者主人億意以待客之地其敬我者
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以自立不可不戒

唐祚中興大臣議廣土宇往往皆以為當自潭越始烈
祖不以為是一旦召宋齊丘馮延巳等數人俱入元宗
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為腹背

腹背奠然後手足有所運朕籍楊徐遺業復有東夏地
勢未便猶如繪事窘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
云惟未得處囊中故也如得處囊中則必穎脫而出矣
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每思高祖太宗之基緒若墜丘
谷痿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以方我心未足以訓其勤
然所以不能躬執干戈為士卒先者非有所顧愆也未
得處囊中故也馮延巳越次而對曰河山居中以制四
極誠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不備不可以遠舉旌麾
黯闇不可以號召輿賦不充不可以興事陛下撫封境
之內共已靜默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將有所志必從跬
步始今王潮餘孽負固閩徼井蛙跳梁人不堪命錢塘

君臣孱駑不得自立而又割地重斂下戶斃踣荆楚之君國小而夸以法論之皆將肇亂故其壤接地連風馬相及臣愚以為興王之功當先事於三國上曰不然土德中否日失其序倘天人之望或未之改朕尚庶幾從一二股肱之後如得一拜陵寢死必目瞑然嘗觀劉德輿乘累捷之威羣胡斂衽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留弱子而狼狽東歸朕甚陋之及聞李密勸玄感鼓行入關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敬業起江淮之衆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趨河雒而返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能成事矣此皆已事之驗也朕每傷之錢氏父子動以奉事中國為辭卒然犯

之其名不祥閩土險瘠若連之以兵必半歲乃能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強喜亂既平之後彌煩經防唯諸馬在湖湘間恣為不法兵若指南易如拾芥孟軻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隣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輿稅之入君臣共為節儉惟是不腆之圭幣以奉四隣之歡結之以明誼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為守是我之存三國迺外以為蔽障者也疆場之虞不警於廷則寬刑平政得以施之於統內男不失秉耒女無廢機織如此數年國必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則其氣必倍有如天啓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投袂而起為天下倡倘得遂北平僭竊寧義舊都

然後拱揖以招諸國意雖折簡可致也亦何以兵爲哉於是孫忌及宋齊丘同辭以對曰聖志遠大誠非愚臣等所及也

上嘗服金石藥疽劇將崩呼元宗登御榻嚙其指至血出戒之曰它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保大中查文徽馮廷魯陳覺等爭爲討閩之役馮延巳因侍宴爲嫚言曰先帝齷齷無大略每曰單兵自喜邊壘偶殺一二百人則必齎咨動色竟日不怡此殆田舍翁所爲不足以集大事也今陛下暴師數萬流血于野而俳優燕樂不輟於前真天下英雄主也元宗頗領其語其後閩土判渙竟成遷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復變地不加闢財乏而

不振會耶律南入中國大亂邊地連表請歸命而南唐君臣束手無能延納者韓熙載上疏請乘釁北略而兵力頓匱茫洋不可爲計刮瘍裏創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地再戰而失元宗始自歎恨厭厭以至於棄代時有隱君子作爲割江賦以譏諷其事又有隱士詩云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將遷幸都南而伶人李家明亦獻詩云龍舟悠漾錦帆風雅稱宸遊望遠空偏恨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入壽杯中故知傾國之漸良由廢烈祖之聖訓而致然也

叟曰國之將亡反本塞源元宗自在藩邸仁孝播聞及怵於賊臣之諛言至詆誣先烈以嚙指顧命忽如

風之過耳天不祚唐可為傷心吁儉人小夫不足以
共謀國也如此叟每寘念于中則不覺為之踣蹙
烈祖使馮延巳為齊王賓佐孫晟面數延巳曰君嘗輕
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
君也然上置君親賢門下期以道義相輔不可以誤國
朝大計也延巳失色不對而起

叟曰昔賈誼為漢建治安之策其言反覆每以太子
為根本及太宗皇帝朝劉洎亦推明其說蓋付託之
重當慎厥初伏觀元宗天資粹美聞見卓遠儻使重
厚識體之臣左右前後助成聖德則必能拱手垂衣
克承負荷叟聞長老說馮延巳之為人亦有可喜處

其學問淵博文章穎發辨說縱橫如傾懸河暴而聽
之不覺膝席之屢前使人忘寢與食但所養不厚急
於功名恃寵豎頰先意希旨有如脂膩其入人肌理
也習久而不自覺卒使烈祖之業委靡而不立夫然
後知孫丞相可謂有先知之明世之議者乃指以為
由伎心而發豈其然耶

陳覺不俟詔旨進討福州馮延魯貪功亟謀特角及我
律大撓輿尸不歸元宗大怒命鑱二臣至國都奪官流
之支郡秘書丞韓熙載上疏請誅之以謝國人其略云
擅興者無罪則疆場生事之臣恬不知畏喪師者獲存
則行陣效死之士何視而勸元宗不能用其語

叟初聞江南老人言熙載素惡於二馮又與陳覺故不相知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其言不無過也及見後主歸命國家湮覆求其傾圮之漸乃兆於討閩之役然則雖斷二子之首蓋不足以贖責自樊若水裒取陰事輸之於天朝國人恨之入於骨髓至發其先壟投骨於江流由是以攷之韓之至言當自為體國而發彼輕以小人之心而揣量君子殊愧前聞之陋元宗神彩精粹詞旨清暢臨朝之際曲盡姿制湖南嘗遣廖法正將聘既還語人曰頃來識東朝官家其為人粹若琢玉南嶽真君恐未如也是以荆渚孫光憲叙續通歷云聖表聞於四隣蓋以此也又其天性雅好古道

被服朴素宛同儒者時時作為歌詩皆出入風騷士子傳以為玩服其藻麗是時承烈祖勤儉之後國家富給羣臣搢觚管小技侍從左右承間納說多自謂國勢崇盛如舉太山以壓朽壤盪定之期指日可俟會閩荆兄弟爭國有釁可乘上亦未明於幾先熒惑利口於是連兵十許國削民之渺然視太平之象更若捕風繫影初會招太子少有遠見力諫上不知息兵養民不蒙聽納忽忽自失以至暴亡至是上痛自懲艾復思太子語往往涕下交頤自議南還豫章百不如意邑邑無聊以至捐棄服御

叟嘗讀漢書見班固贊元帝優柔大率頗似元宗古

今異世而乃適同尊號西都坐是不振而南國亦復
陰陰如日就暮因感楊雄論魯不用真如之說又傳
稱是儀也非禮也唯禮爲能定國吁非真儒不足以
救國之危削非明禮不足以權國之案樂元宗之君
臣殆亦有遺恨於此

西平王周本經事諸楊最爲純臣雖不知書而愛重儒
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故所至稱治後唐莊宗初入洛
吳遣廬蘋政賀帝歷數南朝大臣尤多本以爲忠勇叟
常記危全諷以十萬衆據象牙潭楚人爲圍高安以爲
之聲援朝廷盱食嚴可求薦本可以爲將本堅辭不肯
起徐自建白曰往年長洲之戰非不敵也特以上將權

輕下皆專命互相觀以至軍不克振今必見委倘不設
偏裨老臣願出死力以報厚恩朝廷許之方乃具選兵
七千人計日齎糧晨夕兼馳朝貴或有追送者不肯少
留且曰兵事神速停營信宿衆寡情見則不可用也吾
欲及其銳而使之是時高安危急人皆謂當先策援本
曰不然楚人非有戰心也姑欲牽綴我師使全鋒得畢
力爾我必先擒此賊彼自當解遂直擣象牙潭突至其
壘疾攻之全諷狃其衆且笑本率易殊不顧荅本先遣
勁卒穿出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
水以死本建大將旗鼓徐趨而薄之全諷據胡床瞪視
不及指揮而就擒我軍大譟楚人果宵遯矣

叟嘗壯西平此舉以為近世未有成功之速如此比者嘗見中朝常丞相袞有言曰自二漢以來每有兵戎必建專征之帥衛青霍去病專統五道連率九郡之師遂清漠北竇憲發北軍五校黎陽沿邊十二郡騎及羌胡匈奴兵卒勤燕然魏命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留鎮於巢終成帝業晉命王濬杜預等七軍都督二十萬衆卒平東吳後周時

缺

叛放夏州

一城之難賊衆至少猶命 謹置大行臺統五州軍事以討平之隋五原部落雜叛敵甚易取亦使高頻領行軍元帥以出征及國初輔公祐反丹陽命李靖為副元帥統李續等七總管以擒之吐谷潭寇邊命

任臣王道宗等五軍繫降之開元以後天下無事戎鎮玩安浸紊經制然至德以來尚有統帥也唯業城之役九節度之師逡巡而潰以無統帥無所制命故也吁纏墨俱長則顛蹶可俟驂服共駕則輪輿必命孰謂西平不知書耶蓋與兵法可謂聞合者矣

高審思守壽春大為敵備晨夕出號刁斗相屬躬率士卒繕完城塹樓櫓渠荅色色整飾或謂以為選懦大不以示敵也椽史聞而恥之因間入白曰此城天險號曰金湯今以明將軍之威士卒莫不效命亦安用曉昏孜孜勞苦神算者耶審思笑而荅曰君以老兵為怯耶夫兵固多變不可以不慎過而防之策之上者君但治曹

事看老兵格虜如何爾一旦北兵奄至城下先使水工奪城中水道穿濬所從入每碍於角勒不得進又馬棚車載兵以臨城上城中飛竿起火隨方而焚之立盡又爲地道潛攻向城而隧之所出適與金鼓相值北兵相顧失色曰此真守邊將軍也解圍而去行未數里而審思先爲潛機載勁卒行地中遶出北兵之前曳薪揚塵岔埃漲天鳴鼓疾呼而至北兵愕眙皆以爲從天降也審思又發懸門出衆夾而攻之北兵殲焉由是終審思之世壽春不受圍向日椽吏拜而言曰將軍天也愚不能及也

叟曰古之善將兵者能勇能怯能弱能強高審思其有焉

徐丞相玠反覆於楊李之際意以恩澤自固累臨方鎮率以貪濁聞性好神仙頗修服餌之術然乃以賤價市丹砂之下者以充其用

叟曰彼甘心以營服食蓋至誠以愛其軀命者也尚猶顧恇若是求其泄官政處國事夫又何觀吁充徐之搽真所謂膏肓之疾歟

烈祖初造唐勞心五十餘年須髮爲之早白其所以側席傾遲天下之士蓋所謂無所不至者矣然僅得宋齊丘孫忌李建勳等數人而已就數人中孫與宋不能善終而鍾山公又雅尚廉退是以三世開國而譜傳所錄

無大可紀者當是時天下瓜裂中國衣冠多依齊堂以故江南稱爲文物最盛處然其濯濯如此云爾及宋子嵩用意一變羣險人乘資以騁三馮查陳遂有五鬼之目望風塵而投款者至不可以數計彼正人端士雖數路廣取勞謙遲久而不可以多得翕訛詭隨之黨順風一呼而肩摩踵決唯恐其不容天意之不齊乃至於是叟曰昔漢武帝營甘泉宮度爲千門萬戶以致神靈是時南中有所謂卷舌柏一名側柏一名珠子松帝愛其纏纏下垂如建翠鳳之旗如仙女委佩其色相照耀有如奪人之目因詔凡旁南山諸藍田等處率歲致三十本列植于階廡之間考漢之諸帝唯孝武

長年以歲計其所致不知其爲數幾何其後孝元帝用諸儒之說盡廢諸秘祝之祠自武至元爲日亦未幾也祠官長陵董可宗按行故宮求識所謂珠子松者漫不可復得毀垣斷塹但有胡耳等蒙密充牣乎其中彼所謂胡耳者本西域植物中國故無有也自張騫通諸國時有爲羊馬之獻者胡耳之實偶綴於毛端因得遺種五陵人所謂鄙棄樵物以爲下材者霜冬就稿常因焚如之禍嗚呼近如南山而過爲萬乘之所愛錄又率歲以致之側栢顧不能存之於數十年間遠如西域特如羊馬之殘毳而燔芴鄙賤之餘未有如胡耳者而乃延曼彌滿至不可勝除然則

是果天意歟是果非天意歟千世之下而士之多感激者必將潛然於叟之斯言

太祖討李重進於揚州南唐遣馮延巳受命太祖召對謂延巳曰凡舉事不欲再籍我遂欲朝服濟江汝主何以相待延巳對曰重進姦雄聞于一時尚且一戰就擒易如拉朽蕞爾小國誠不足傾煩神慮但江南士庶眷戀主恩各有必死之志若天暴臨恐須少延晷刻大朝儻肯捐棄數十萬卒與之血戰何慮而不可太祖笑曰吾與汝主大義已定前言聊以戲卿耳

叟嘗謂延巳此言可以寒心遭逢太祖聖德宏達籠絡宇宙方且置江南於度外是以延巳小奉使失辭曾不加質責聊荅之以一笑也向若褊量如魏祖有伎心似隋文則延巳之斯言乃爲致討之因矣曾憶春秋時齊魯構兵齊侯謂魯之行人曰魯人恐乎對曰不和則有之恐則未也齊侯曰野無青草室如懸罄何恃而不恐對曰其小人痛其父兄之讐不能茹度而願致其死力何有於恐君子則更悼失言以致君討且曰先公僖伯以來世尋載盟祖宗之言明神實聞無寧及君之世而肯覆其成唯此之恃亦何有以恐齊侯曰善解兵而加聘焉是故小之所以事大信不諭焉將託傳於說辭忠信以守之說辭以行之猶恐不免焉故曰延巳此言爲可寒心

義祖嘗夢臨大水水中有黃龍無數旁有一古大夫冠服如三禮圖所畫節服氏之形荷一大戟而立語義祖曰汝可隨意捉之義祖袒身而入捉得一龍而出驚悸而覺未幾掠得烈祖養以爲子又烈祖一日晝寢夢一黃龍出殿之西檻矯首內向如窺伺狀烈祖驚起使人偵之見元宗方倚檻而立遣人候上動靜於是立嫡之義遂決後主時潯陽潮退有一大鱸環體於洲上時時舉首噉喙水自腦而出數日乃死潯江之人饜食其肉世說以爲海神鑿腦取珠因以致斃

叟時不悅知江南國將除矣何則受命之初黃龍入夢今龍之弗兆而海鱸見形夫鱸之不可以爲龍也

顧其軀體雖大亦何所益然且不容於其藏而暴露於江渚骨節解而膏肉分非亡徵而何

後主天性喜學問嘗命兩省丞郎給諫詞掖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賜之對坐與相劇談至夜廼罷具論國事每以富民爲務好生戒殺本其天性承蹙國之後羣臣又皆尋常充位之人議論率不如旨常一日歎曰周公仲尼忽去人遠吾道蕪塞其誰與明乃著爲雜說數千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叟昔於江表民家見竊寫真容觀其廣顙隆準風神灑落居然自有塵外意會大明在天爍火不約而銷

錢五議
減興王撫運四海居然而面內加之保大以來國謀
顛錯民困財匱百度隳紊後主適當頽年勢不能支
久蓋一時天時人事互備於斯焉

徐鉉與其弟錯久被眷顧家業富貴多奇書弟兄皆力
學以儒術名一時是以後進晚生莫不宗尚唯張洎潘
佑每每訕訊蓋二人負其詞藻不肯少自低下故也及
錯早卒鉉後遂當國洎固說與之合遂出力共擠佑佑
以故多下調世指徐爲少容而恨潘以不讓交以爲失
焉及潘以直諫死士大夫仰高其德名爲爭作詩誄以
哀之是時鉉方從容持祿與國俱亡故主公論者少貶
其所爲

叟聞鉉及湯悅奉詔書江南事居處猥僻未及見其
成書然妄意深疑徐尚有伎心或將幸潘之歿而厚
誣潘以泉下夫佑實疏雋爲人少法度譬如長松古
栝固自儷矻多節目必不肯忍爲非義也平居一言
之不酬雖即刎決而不顧及其當大事立爲議論挺
然不回去古人亦何遠之有後主旣已誅佑而察其
無他腸意甚悔之是以厚撫其家語及佑事則往往
投饋至爲作感傷之文此南州士大夫所共知也叟
誠逆詐貪書其事以遺後之人使正史或出不能傳
其謬悠是亦仁人之用心也

盧多遜來聘南伐之形見矣後主亦微知之因遣使乞

受封冊不報甲戌歲季穆銜命詔後主入陪郊裡舉國震恐後主恇擾辭疾不敢赴九月王師剋池州先是江南夙將並以殂歿主兵者多新進後生大臣皆滄嬰取容幃幄籌議自相踏駁其間輕狡者日幸兵戈之興以爲功名可圖張遇鄭彥華不請於朝遽以輕兵北襲建安軍又欲火滁州之郭皆不克而返上流鎮守迎旗奔潰王師不血刃而傳城下先是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自以爲忠義可與謀國後主亦雅信之於是誅皇甫繼勲定爲城守之計城中有盧絳者粗名驍勇舊經征戰人心倚以爲固因與之爭言氣白後主遣率所領援南滁絳受命鳴鼓整旗由水道方舟而出王師知其必死

爲開圍而縱之自是孤城坐守無復方略會劉澄以京口降以越盧絳傳入宣歙山間中外喪沮始有請降之議其日後主悉坐羣臣於殿下問計所從出丞相徐鉉等皆唯唯不得對陳喬建白欲遣人冒圍悉起上流之兵背城一戰降固未晚也衛尉卿陳大雅舉笏而言曰侍郎平日自謂赤心許國是以陛下悉心相待名位榮寵流輩所不敢望今都城受圍復欲遣何人犯難者耶後主字大雅而謂之曰審已儒人也平時尚欲急人之急能爲孤一行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也大雅再拜而言曰陛下十許年來焦心養士羣臣不能報稱萬分之一今倉卒之際至煩玉音反覆如此臣罪合萬

死然臣愚以謂覆水之勢殆於難圖臣雖幸承威靈恐不克辦後主曰我平生喜耽佛學其於世味澹如也先帝棄代冢嫡不矢矢越稱非次誠非本心自割江以來亡形已見屈身以奉中朝唯恐獲罪長思脫屣顧無計耳竟煩天討蹙迫如是孤亦安能惜一日之辱正以城圍淹時旅拒旣久暴輸降欵將不見納是以欲起上江征戍共相影荅然後投誠請命於是亦或見原耳大雅曰陛下乏使令不以下臣為不佞臣請死生以之然敢問上江主帥誰可委以集事後主曰洪州朱令贇志不營私其庶幾分孤之憂大雅曰臣頃經與之同事至悉令贇之為人雖斷斷顧國而無遠謀頗復諫而自用臣

懼非解紛之才也後主曰古人有言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今日之急遑暇於擇大雅曰臣請得奉將明命都護諸軍進止臣雖不武願竭駑蹇或有千慮之一得若與令贇共事必無益也後主色不懌曰諸人平時高談高稷眼前但欲為任蠻奴計孤亦日所托命也因歔欷而起晚出詔付大雅發令贇等軍督促即行大雅不敢復辭以其夜三鼓犯圍馳出時令贇亦以團聚江西軍馬欲絡繹赴難大雅至勸令贇倍道星行令贇不能用乃於潯陽口繹大筏載糧糗軍資數十萬許行至石牌營於新開河口是日若霧晝集如帟幕籠罩營上雖對面人顧不見其拳在外來者言有白氣如虹上亘於天大

雅謂令贊曰吾輩為勤王之舉而奇祥若斯公宜審度不可忽也令贊亦畏懼不悅斬有罪者數人引軍以行次日至虎鎮洲軍士望見王師上有氣皆如鸞翔鳳舞老壯咸知不敵令贊謂大雅曰僕此頭顱決為國家效一死念與卿俱沒無益也煩卿為先事入白可乎大雅曰入城易爾北兵氣象如此願明將軍明算審數勿輕舉動也於是大雅馳還臺城辛勤冒矢石纔得潛入君臣相持喑鳴泣下大雅曰令贊軍必無成於是使喬草降表焉其日令贊獨乘大航高數十重上設旗鼓蔽江而下王師聚而攻之矢集如蝟令贊窘不知所為乃發急火油以禦之北風暴起煙焰漲空軍遂大潰令贊死

之自旦至申約降未定而城北角陷王師入城矣陳喬羞悸雉經於闕下大雅拜辭後主出投殿角井中衣掛井榦不得入兵人引而出之統帥曹公義其事下令葬喬以其品又錄大雅使與後主自隨入朝拜太子洗馬歲餘忽忽自卒

叟嘗聞此三人者皆孤介特立無游談之助故致仕不甚通顯及臨危效命獨先於衆人乃知忠義激發見於臨事有如此者叟每欲為之作傳苦不知其譜系今行且老矣私念不腆之文不足以表襮况國亡之際舉朝持祿相為沉淪往往爭言其君之短長以自媒銜甚可醜也彼其視朱陳死事大雅忘身宜其

媚忌而橫相詆訾必欲其無傳而後止吁此叟所以執筆涕下浪浪而不自禁者也

丞相孫侯忌之在重位也介獨自守不接見賓客生平所不喜者惡之不能忘其與宋齊丘馮延巳輩幾如不同天之仇及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杯土餘非所知也是故鍾謨亦拔自下位預聞國事銳意有爲而不肯比數時輩朝臣嫉之上下側目及北使還朝爲唐鎬所擠卒以竄死

叟嘗謂此二人者志業不同雖俱負許國之志至死而不變乃如經濟庶務位在百工之上則似非叟之所聞何以言之夫宰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務小察不規小智故曰大臣不斷大庖不豆大勇不門大兵不寇齊桓公問相於管仲矣管仲對曰鮑叔之爲人清廉潔直視人不已若者不以比之於人聞人之不善入耳而不能忘無已則隰朋其可其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無已則隰朋其可夫宰相者鮑叔之所不能爲亦何有以孫鍾孤刺而狼狙雖周公亦不足觀也已獨狐郁有言曰今之在位者其無公歟見一善莫之或稱也其意則曰非我是苟也以爲非我所當事則無所往而

非我事也無所往而非我事天地之間無乃大寂寥
矣乎今孫鍾之量不直以爲非我所當事而已矣蓋
又挈焉規露其所有唯恐人之或先於我事以護前
而排下欲以兩手爲天下之障嗚呼天地之生材也
實難宰相者當代天工以匠成庶類者也其不任責
則必有大譴今孫鍾非止不任責也操一國之勢而
顧與士爲仇然則卒罹於非命者非所謂不幸也

常夢錫性獷直初陞朝見黨人互相推挽日以謬悠嘗
試之說聾瞽朝聽夢錫大驚因發狂歸杜門丐外補又
數年復還朝列會上巳日朝貴出秦淮遊燕坐中有詆
大朝事者夢錫瞪目戟手曰諸君平時每言致君如堯
舜今返自爲小朝耶衆莫之對夢錫歸遂上表歷指權
要朋私賣國及發宰執狼籍數事朝廷不能加察以其
語大忤奪官流徙夢錫因忽忽不得志以卒待後主時
方追加甄贈

叟嘗言上古之時人僞未熾也有所謂指邪戒佞之
草非能切痛於人也然其芒穎之搖已足以破非心
於肝鬲矣德之下衰文姦而飾詐者漸起於是有神
羊獬廌之獸造形而致觸然未尚有聲氣也而其頭
角之所取亦足以判曲直明是非德又下衰混淆而
區處以智力相軋爭其消息乃如寒暑之序而莫得
其端倪不可復以衡決矣迺有悻悻頽怒之氣鍾於

中不能之節士叫號疾呼凌辱而犯分不惜其軀命而貪以其不訾之孤力思有以排拔山之根黨雖且不格以死亡有將使後世之下粗有槩操者亦皆爲之毛髮森慄有如夢錫者真其人歟吁自草而獸自獸而人至於人亦極矣而又且不勝焉吾不知繼其後者又將孰恃以寄其直耶冥冥之上不曰有天乎借或天且愬然而不以爲事則吾知其未如之何矣晉王景遂性好寶玉嘗以玉杯行酒坐客傳玩以爲希世之奇贊善張易佯醉抵之地曰貴寶賤士王不當如是坐上客皆睍眙失色王斂容謝之自是每慰薦易及易當使海東王驚促入白上以爲朝臣如張易不可多人海神豈敢毀之耶

得奈何遠使使之冒犯風濤也上曰無憂也知易之爲人海神豈敢毀之耶
叟嘗謂人之常情甘於耳目之近玩而暱于左右之諛言泯泯以終其身而不之知覺者舉皆是也古語有之非聖人不能受人盡言張易輕以胸臆而迴宗藩之嗜好非惟不加恠惜而更得褒敬焉故張易言之無難也晉王受之爲難迴視坐上逢意而贊奇之人何啻奴顏婢膝乞丐者之所爲夫彼旣忍於是態矣直然而正直之言橫出於其所不意求其不沾沾巧讒以媚嫉正士者幸矣則其睍眙瑟縮顏色不能自主亦無足怪也今晉王乃能超然出於流俗尋常

之見而危受國士之言於羣枉之中至爲之終身愛
惜惟恐其不至以是而迹王之所存其有大過人
者世之人連連於形迹之僞而促爲斂容以謝者蓋
有之矣然未必由衷也未必由衷則不能如王之慰
薦易者矣嗚呼九泉而可作也叟當擁篲於晉邸之
門

天長令江夢孫初至官吏白大廳妖怪不可居請止使
室夢孫曰勿恤吾自當之既夕果有魅呼笑而至掀投
床几叩寢室疾呼曰江夢孫速出夢孫臥聞荅之以喏
乃整服朝服秉執出戶焚爐奠爵而祝曰不知何人輒
敢召縣令夫爲民長必有正廳以御羣吏汝或爲神必
嚮矣

叟曰太古之時民神雜擾申命重黎絕地天通禹鑄
九鼎以圖神姦使人通知其名象雖入山林而繆
弗祥之氣弗敢奸也聖人之所以慮天下後世者可
謂詳盡矣今天長之魅乃據縣令治所而與其官長
爭處吁豈不怪矣乎然而人心靜者天地可鑑也日
月可照也出其言而不戾於正則羣枉者必將撓服
考夢孫之所以行已者魅固不格矣奈何尚且恣睢
作爲淫威及聞正言然後情得意沮藏匿伏息彼亦

下愚之類非所謂黠鬼也

宋子嵩初佐烈祖招徠俊傑布在班行如孫晟韓熙載等皆有特操議論可聽及晚年惑於陳覺馮延巳等更疎薄平時素所知獎者新進用事之人聲勢氣焰往往炙手可熱孫丞相等嘗所歎吒一日晟間見齊丘曰君侯以管樂之材當阿衡之地好惡舉動不可不審且人主所與共心意者近則法從數君子遠則七人之列與三院御史皆繩愆糾繆之任又勸講金華所以開發上聽羽儀儲宮隆重國本皆須搜擇碩德其性方正有守而不回邪之人比日所除羣聽尚且不愜將復何所冀耶齊丘曰無忌素以大量稱號能容異者方今大業草

創實藉衆俊奈何銖稱而衡較且人全材實不易得若以一節一目而廢其尋常僕懼無時而可以得人也晟曰不然僕聞之昔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所入者變其色亦變凡五入而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舜染於許由伯楊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故王天下夏桀染於羊卒岐踵之戎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爲天下僂今晟之私憂過計非謂求備於人材也畏所入者變則其色亦變也夫戒在於染豈惟人主則然自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以至於士庶人無不其然君

侯德操內庭洞鑑情僞灼知事物之數小夫儉人固無
竄察晟實恐九重淵深四聽之路不宜壅塞倘若左右
前後全至霧集政有敷受之垢或可以移乾剛之斷當
爾之日君侯方將挈 契領無所及矣晟本羈旅之餘
智意昏痿誠感主上不世之遇而懷君侯推轂之私故
貪竭其亶亶之思唯君侯才幸又數日韓熙載入見齊
丘曰小人今日出郊見羣兒爲飛鳶之戲竊有所感激
也今爲相君言之可乎齊丘曰願聞之熙載曰夫飛鳶
之初逝也其絲發於輪緩急在掌握之間或上或下蓋
唯羣兒所欲爾及空迴風迅線尾端直時或激昂動
搖羣兒相語曰此名索線也慎不可縱縱則斷線而去

矣執線輪者心知其如此然獨念其決豈可以快一時
之觀而又力亦有所不能加力不能加則雖欲不縱亦
不可得也既縱之後怦怦如鼓危絃其聲琮琤忽一得
勢則大挽裂以往或盤珊大虛之上或投於滄州 渺
之外或骨於積莽翳會之間羣兒躡斷緒窮荒徑盡日
力而不可得踵穿衣決而返至爲其親加朴捶焉嗟夫
世事大有似此者願相君以爲念齊丘曰日者無忌有
言於齊丘之心鼎鼎然今叔言之辨可謂微矣吾方思
之異日有以教我願有所承熙載曰天下之勢蓋又有
甚於此者須別者謁之及馮陳宋查之黨成齊丘地在
嫌甚不得已遜於九峰之谷一日晨起覽鏡曰吾貌有

慚色應愧孫無忌韓叔言蓋謂此也

叟曰儉狷之移人也顧不怪哉宋子嵩心知其故而且不免焉古詩有之當路莫栽荆棘樹他時免掛子孫衣乃如子嵩則身罹其難由其用智之不明故也惜矣

山東有隱君子者素負出人之材與昌黎韓熙載同時南渡初以說干宋齊丘為五可十必然之論大抵多指湯武伊呂事齊丘謝曰子之道大吾懼不能了此因以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之地如覆甌子幸何以教我對曰昔關中父老語劉德輿云長安千門萬戶是公家百姓五陵聯絡是公家墳墓捨此將欲何之故小人亦以

是為明使君願倘不能拓定中土王有京維終不足言也烈祖頗喜其言然以南國初基未能用之遂擢為校書郎縻以羣從事雅非其所欲也於是放意泉石詩酒自娛及嗣王登位韓叔言表薦其名召將用之見于便殿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非臣所能知嗣王賜之以酒食即徑醉溺於殿陛下上笑曰真隱士也賜田五畝以遣之遂卒不仕

叟嘗聞帝者得其根芟王者得其英華霸者得其附枝小之不可以為大猶東之不可以為西也有如之人者邀說烈祖以王者之事而不合則有卷之而已矣夫豈肯斲而小之也哉

昌黎韓熙載字叔言慷慨有才學嘗著書號格言傳於世家故富豪頗好侈怵不爲烈祖所禮元宗愛其詞章且東宮舊僚也故驟見任用在朝廷挺諒直不爲權勢所喜至誣以縱酒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酒量涓滴而已久之復入綸掖誥令典雅有元和風采江表碑碣大手筆咸出其手初熙載自以羈旅被用思展布支體以報人主內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材於是大開門館延納雋彥凡占一伎一能之士無不加以意收采唯恐不及雖久病疲蕭亦不廢接對至誠獎進後輩乃其天性每得一文筆手自繕寫展轉愛玩至其紙生毛猶不忍遽捨後房蓄聲妓皆天下妙絕彈絲吹竹清歌豔舞之

觀所以娛侑賓客者皆曲臻其極以一時豪傑如蕭儼江文蔚常夢錫馮延巳馮延魯徐鉉徐鉉潘佑舒雅張洎之徒舉集其門熙載又長於劇談與相反覆論難多深切當世之務故熙載每有表疏論列聽者翕然以爲愜當後主即位適會朱元缺叛頗有疑北客之意唯待熙載不衰又熙載曾將命大朝留不得遣有詩題館中曰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還至江北時舉目無相識清風吹我寒明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時宰見而憫之爲白天子遣還以此之故熙載內亦不自安因彌事荒讌計日俸祿之數不得充其用及身沒之日後主痛惜曰天奪吾良臣何速也顧左右曰今將贈

熙載以平章事前代當有此例否或對曰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其例也後主即日出手書詔贈以平章事追諡曰文靖葬於梅嶺岡謝安墓側江南人臣恩禮少有其比

叟嘗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與王之令典也及讀虞書稱天秩五禮天討五罪又大易之辭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乃知興王之初柄以賞罰者是乃天意也宋子嵩孫無忌以才名高於南唐子嵩在位三十許年歷處權任然睢盱自大而尤恨人之不同己者無忌鐵心石腸落落以忠赤自許至其論人材則門下蓋如掃焉二丞相之死雖其事不同

而皆罹非命并其孫子殄殲無遺叟意其爲天之所殛也韓叔言雖奉養過腆動罍譏議處世逼迫畧無好怵然身死之日備享哀榮蓋其平生時以禮下人士爲稱矣叟又意其爲天之所佑故也夫天之所爲人莫之知雖勇若賁育不能支亦所不能移者也後之有位之君子其戒之哉其戒之哉

劔浦人陳陶學通天人自負台鉉之器不肯妄干乞及聞宋子嵩秉政凡所薦擢率浮屠儉佞陶自知決不能入因築室南都之西山以吟咏自放及齊丘出鎮陶更有蒲綸之望仍自詠曰中原莫道無鸞鳳自是皇家結網疎故與水曹郎任畹相善以詩寄之云好向明時薦

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朝廷亦自知其名欲加召用會割江多故未暇也是時江南多妖孽彗孛字畫見陶察運祚衰替不可扶持遂絕意於薦紳專以服氣爲事又詩有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近世上無徐庶輩誰向桑麻識臥龍又云磻溪老叟無人問閑列楂梨論六韜楂梨其二子小字也或問其優劣陶荅曰楂梨不同皆可於口

叟謂明王馭世哲匠宰物要使一世之中無有賈志遺恨者夫然後物物平夫是之謂太平昔應侯與賈子坐於堂上門有鼓瑟之聲應侯曰一何悲耶賈子曰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夫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

卑處也取彼良材而卑處之能無悲乎是故騏驥不遺能於良樂良寶不藏耀於郢蓋其耀光夜射則價高秦趙飛駟滅豈論燕越物尚有之士亦宜然叟聞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荆夫以卉木力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莫登於龍津者乎故叟一陳之有以知唐室之不競

釣磯立談終

棟宇藏甫丙戌九月
重刊于揚州博覽

金
破
言

